

賓

萌

集

釋篇

賓萌集三

德清俞樾

釋盤古

盤古者元氣之名也盤古猶盤互也漢書谷永傳百官盤互師古注曰盤互盤結而交互也亦作磐互劉向傳宗族磐互是也古與互同部字史記封禪書秋涸凍索隱引小顏曰涸讀與互同涸從固聲卽從古聲而與互同讀此盤互所以爲盤古也太元坤首曰昆侖旁薄幽昆侖卽渾沌也旁薄卽盤互也旁盤雙聲薄互疊韻耳古書乃有盤古氏之稱此猶莊子天地篇所稱渾沌氏皆厲言也三五麻記曰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

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
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此見元氣在天地之
中上極天下際地無間隙也述異記曰昔盤古氏之死
也頭爲四岳目爲日月脂膏爲江海毛髮爲草木又引
秦漢間俗說盤古氏頭爲東岳腹爲中岳左臂爲南岳
右臂爲北岳足爲西岳又引先儒說泣爲江河氣爲風
聲爲雷目瞳爲電又引古說喜爲晴怒爲陰此見天地
之中形形色色皆元氣之所生也莊子應帝王篇曰南
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假爲之
名豈實有其人歟夫中央之帝曰渾沌太古之帝爲盤

互一而已矣因假古爲互其義不顯莫知其爲託名胡
五峯皇王大紀遂首列盤古氏陋矣

釋姜嫄

周魯皆特立姜嫄廟疑於有妣而無祖李氏惇著羣經
識小謂姜嫄之名特著而其夫失傳蓋由合不以正若
楚令尹子文之母者故諱之是說也詎古人甚矣然則
姜嫄何以特立廟曰姜嫄者帝嚳之妾也非帝嚳之正
妃也而實生后稷爲周人之所自出以其爲周人之所
自出故不可以無廟以其妾也故不敢以配帝嚳於是
別立廟以祀之所謂禮以義起也昔魏文帝紀袁熙妻

甄氏實生明帝明帝卽位追尊爲文昭皇后於是三公奏曰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萬嗣聖德之化豈有量哉而無寢廟以承享祀非所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至景初元年有司議定七廟又奏曰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于文昭皇后膺天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闕宮也宜世世享祀永著不毀之典夫以魏人之尊甄后皆以姜嫄爲比然則姜嫄爲帝母之妾明矣當時文帝之廟自有文德皇后郭氏爲之

配甄后不得與焉而明帝實甄后所生因別立廟以祀之正周人祀姜嫄之義也魏人去古未遠疑必有所依據史公以姜嫄爲帝嚳正妃轉非其實矣

釋太公望

史記齊太公世家曰周西伯遇太公于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子真是矣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樵謂此說非也太公者死而其子孫尊之之稱也夏殷無諡周始有之而當時諸侯往往無諡是故魯之始封曰魯公伯禽衛之始封曰康叔曰康伯晉之始封曰唐叔虞曰晉侯燹蔡之始

封曰蔡仲胡曰蔡伯荒曹之始封曰曹叔振鐸曰太伯
脾曰仲君平紀之始封曰東樓公曰西樓公曰題公曰
謀娶公宋之始封曰微子曰微仲曰宋公稽皆無諡也
齊之有諡自哀侯始哀侯以前曰丁公伋曰乙公得曰
癸公茲毋凡三公無諡而太公者始封之君又有大功
故尊之曰太公云爾周之王業始乎古公亶父既有天
下則追王之曰太王齊之太公猶周之太王也吳自太
伯迺吳遂以有國至武王追封爲吳伯謂之太伯齊之
太公猶吳之太伯也左傳曰武王邑姜方震太叔然則
齊叔虞亦有太叔之稱矣齊之太公猶晉之太叔也非

獨此也太王之妃曰太姜文王之母曰太任妃曰太姒
武王元女配陳胡公曰太姬蓋太爲尊稱故尊而無諡
者皆曰太焉秦始皇帝尊其父莊襄王爲太上皇漢高
祖因之其死也卽立太上皇廟而無諡蓋古人之遺意
焉太公之稱猶之乎太上皇也其後田氏代有齊國實
始於田和而謂之太公和以後證前益知太公爲始祖
之尊稱矣是故太公望猶太公和也望與和皆名也太
公望蓋名望而字尙父古人名字相配尙者上也故名
望字尙也詩曰維師尙父猶曰程伯休父毛公生六國
時沿傳聞之誤而爲之說曰可尙可父此與史記太公

望子之說皆齊東野人之語也

釋荆楚

楚之見於春秋也始於莊公之十年其稱曰荆至僖公之元年乃始以楚稱公羊子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樾謂其說非也夫荆與楚一而已矣說文曰荆楚木也又曰楚叢木一曰荆也然則荆楚木無異義孔穎達左傳正義曰荆楚一木二名故以爲國號亦得二名斯得其義矣春秋先書荆後書楚蓋木國史原文猶齊之陳氏在左傳則爲陳在戰國策則爲田後人明知陳田爲一姓而凡所稱引本之左傳者從而謂之陳木之國

策者從而謂之曰以非義理所繫不必易其文也陳與
田其音近荆與楚其義同楚之爲荆猶田之爲陳耳孔
子因國史修春秋在僖公以前國史之文皆曰荆無曰
楚者則孔子亦荆之而已矣在僖公以後國史之文皆
曰楚無曰荆者則孔子亦楚之而已矣故以或書荆或
書荆人或書楚子謂孔子有進退予歟之微意可也若
以書荆書楚爲有異義則鑿矣且推公羊子之意將謂
魯史原文皆曰楚而孔子改之曰荆乎然則以楚爲荆
乃吾夫子之特筆宜止見於春秋而在他書必無曰荆
者矣乃國語者當時列國紀載之書也晉語曰晉伐鄭

荆救之又曰畢陽實送州犁於荆鄭語曰夫荆子熊嚴
是荆楚爲當時之通稱而非夫子之特筆明矣詩曰簫
伐荆楚蓋荆楚之名猶殷商也合言之曰荆楚而分言
之則或爲荆或爲楚猶合言之曰殷商而分言之則或
爲殷或爲商也孔子定四代之書自帝告至于微子謂
之商書而書序所稱則皆曰殷今以書荆書楚之異文
而說春秋者卽以爲孔子之特筆然則孔子爲商書作
序何以言殷乎夫商者殷之本號也自殷之號盛行而
人之恆言或言殷而不言商孔子曰子殷人也又曰殷
國於夏禮又曰殷禮吾能言之是故定四代之書而謂

之商書者所以存其本號也至於作序則遂謂之殷矣
荆者楚之本號也自楚之號盛行而人之恆言亦或言
楚而不言荆其見於僖公以前者猶其本號也自僖以
後則天下稱之皆曰楚矣國史書之亦皆曰楚矣夫子
何必不謂之楚乎是故荆之與楚乃古今之異言因其
荆而荆之因其楚而楚之乃臨文之常例後人因荆楚
異文曲爲之說斯亦儒者之蔽也顧氏炎武曰五經中
文字不同有一經之中而自不同者如桑葚見於衛詩
而魯則爲黶鬻弓見於鄭詩而秦則爲𦵏左氏一書其
錄楚也蘧氏或爲蔦氏箴尹或爲鍼尹然則荆楚異文

亦若是而已矣

釋春秋絕筆獲麟

吾觀詩聖人於變風之末繫以思治之詩以示亂之可
治變之可正又觀易聖人於屯之上六否之上九皆曰
何可長也嗚呼聖人憂天下深而望天下切如此哉天
下方治也而聖人之心則已憂其亂天下方亂也而聖
人之心則已望其治是故春秋絕筆於獲麟思治也今
夫春秋二百四十年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生民之
禍未有烈於春秋者也而麟仁獸也王者之瑞也春秋
之世何爲乎來哉夫子曰天下其庶幾治矣天下其庶

幾有王者出矣夫天下之亂起於春秋極於戰國蔓延於秦漢之際至文景而始定方定哀之間正加江河之趨於下其勢未有艾也然而麟之出必俟聖人必俟聖人在乎位後世非有聖人非有聖人在乎位則麟何爲乎來有來告者曰有麋而角者而夫子喜可知也書曰西狩獲麟而春秋以此終焉蓋平日河圖鳳鳥之思至此一快而欲以黜陟予奪之權歸之後王也論者乃以麟出非時謂之不祥豈其然乎吾以詩易例春秋殆得聖人之意者矣若夫反袂拭面稱吾道窮則公羊子之誣也

釋孔子弟子三千人

孔子世家有弟子三千人之說而愚未敢信也孔子弟子見於論語家語及史記列傳文翁石室圖者纔七十餘人蘇子由古史合諸書所有而并錄之亦止七十九人耳安得有三千人歟其不足據一也諸子之書多記於孔氏而漢書藝文志所載如辛子世子公孫尼子之徒皆七十子之弟子而三千人無聞焉其不足據二也漢武帝始置五經博士僅置弟子五十人其後稍增至成帝時乃有三千人在西京之世已爲極盛矣唐制國學生七十二員太學生一百四十員四門學生一百三

十員夫以天子之尊而所養士不過此數孔子一人乃聚三千人而爲之師其不足據三也且夫孔子之門非必以多爲貴也侈三千之數而指不知誰何之人以爲孔子之弟子吾未見其尊孔子也太史公敘述周秦間事於數之多者必曰三千魏公子無忌傳曰客三千人春申君孟嘗君及呂不韋傳亦曰客三千人平原君傳曰敢死之士三千人夫此數公者其賓客固多矣非必皆三千人也然則謂孔子弟子三千人者亦此類也

釋楚漢五諸侯

項王將五諸侯滅秦漢王部五諸侯伐楚楚漢之興皆

以五諸侯非偶然也高紀五諸侯說各不同徐廣曰塞翟魏殷河南也應邵曰雍翟塞殷韓也韋昭曰塞翟殷韓魏也師古注漢書曰常山河南韓魏殷也今按月表雍王章邯都廢丘爲漢所圍凡十一月始終不降而死未嘗從漢也應劭之說非矣常山王張耳爲陳餘所逐走歸漢據功臣表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與陳平韓信之來固當不同然亦不過如九江王英布與隨何卬行而至者等耳未必以兵從也師古之說亦非矣徐廣韋昭二說未知孰是然月表明言韓王信從漢伐楚信本傳亦云漢復立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羽則韓王必

在五諸侯之數韋昭之說疑其得之矣淮陰侯傳乃云漢二年出關合齊趙共擊楚按是時田榮擊殺齊王市自立項王擊之榮敗死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羽聞漢王東伐楚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還擊漢于彭城然則齊方爲楚所擊無緣得從漢故諸家說五諸侯均不數齊淮陰侯傳誤耳至項羽紀五諸侯注以爲齊趙韓魏燕按魏王豹親從入關齊燕趙三王皆不從齊則田都趙則張耳燕則臧荼也韓王成據月表則云從項羽畧入關而韓王信傳云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爲列侯

項王本紀亦云韓王成無軍功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
廢以爲侯已又殺之然則韓王成不從入關明甚羽本
紀云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
山王然則五諸侯當數鄱君不當數韓王成也

釋公主

古無公主之稱然婦人之稱主則春秋時已有之矣魯
語曰以歆之家而主猶續是也蓋主本大夫之稱故其
妻亦得稱之後世因以人君之女謂之君主史記六國
年表秦靈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是也君主之稱始始
於人君之女而適大夫者乎左氏傳有曰君姬氏者稱

主而繫於君與稱某氏而繫於君其說一也後世又因
人君稱公而謂之公主吳起傳公叔爲相尙魏公主是
也至秦有天下稱皇帝而其男尙稱公子始皇本紀公
子將闔公子高是也故其女亦仍稱公主李斯傳十公
主死於杜是也漢承秦舊亦曰公主而王之女謂之
王主漢書成帝紀建始二年賜王太后公主王主黃金
是也夫以王之女而謂之王主則知古所謂公主者以
其爲公之女也後儒不達此誼以爲天子之女使公主
婚故曰公主失之矣

古者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如此而已矣秦起西戎襄公作西時文公作鄜時于是有時之名然史稱雍旁故有吳陽武時則時之起也久矣蓋西戎之俗也嗣後宣公作密時祭青帝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下時祭赤帝獻公作畦時祭白帝漢興高帝作北時祭黑帝是謂雍五時至釋氏自西戎入中國名其所居曰寺卽時之省也蓋佛徒所奉金人本爲祭天而設漢書霍去病傳破匈奴獲休屠祭天金人師古曰今佛像是也然則原佛寺之始與雍五時之祭五帝者正同世謂攝摩騰竺法蘭始至中國居鴻臚寺因以爲名而至今仍

之猶未得其說也說文寺延也有法度者也今官制有大理寺鴻臚寺太常寺光祿寺之名而淳屠氏所居亦冒此名可乎宜正其名曰時以還西戎之本俗然後與中國所謂寺者不相亂矣

釋相

儀徵阮文達肇經室集有釋相一篇其大旨以爲自周秦以來凡宰輔之臣皆名曰相乃說文相在目部曷嘗有佐助之義此必假借字其本字當爲襄此說非也襄字說文在衣部其說解曰漢令解衣耕謂之襄亦曷嘗有佐助之義乃以耕必有耜附會之斯曲說矣皋陶謨

曰思曰贊贊襄哉馬融訓襄爲固鄭康成訓襄爲揚是贊襄之襄非謂佐助也而謂卽輔相之相其於古訓更敦矣然則輔相之相當爲何字曰相卽其本字也蓋其始起於譬之有相說文相省視也譬者無目不能省視故必有人代爲省視而扶助之導引之卽謂之相其後因以爲輔政者之稱如云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周公相武王皆是也冉有季路爲季氏臣孔子引周任之言以責之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又曰今由與求也相夫子是輔相之相與譬者之相固同字同義矣然古者未以相爲官名凡輔助者通

稱爲相故儼介亦稱相周官司儀之職曰每門止一相
鄭注曰相謂主君儼者及賓之介也太僕之官亦稱相
尚書顧命曰相被冕服鄭注曰相者正服位之臣謂太
僕也至秦有相國丞相之官而相之名始尊後世遂不
知其始起於瞽之有相矣苟知輔相之相與瞽者之相
同字同誼則與說文相字之誼正合又何疑而以爲非
本字乎

釋主

說文、部、有所絕止、而識之也此字今經典不見
皆以主爲之主之本義鑑中火主也與、字音同義異

作書者以、不成字故段主爲、凡經典主字皆、字也其義皆從有所絕止而引申之今俗字作住者是其義也說文無住字然邇篆曰讀如住則此字亦古矣蓋凡物有所絕止謂之、其字旣皆作主故人有所絕止又加人作住耳經典無住字則仍以主爲之如云主顏離由主司城貞子猶俗云住於某所也因而有主客之稱老子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主客對文由來久矣又因而有臣主之稱晉語載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蓋再世以下恩義尙殺君臣之分未定故仍從所止之稱而曰主其後因以爲大夫之稱

左傳載隣和與趙孟言稱主是也相沿既久而君與主遂爲通稱管子書已有七臣七主之篇老子書亦有萬衆之主之文於是主之名遂尊而於字之本義亦稍遠矣主又訓守廣雅釋詁曰主守也蓋古人適異國必有所常主昭三年左傳曰豐氏故主韓氏是也以其有常主故有主守之義又訓專訓親師古注漢書淳于長傳曰主猶專也鄭康成注論語主忠信曰主親也蓋亦以其有常主故引申之爲專一爲親密也至於祭之有主其義亦出於此神之所依猶人之所住也故亦曰主焉而說文乃又有室字其說解曰宗廟室祔此後出字

也廟主字从山作主何異鑑主字从火作炷乎苟知經典主字皆、字有所絕止一義所引申則無不可通矣
釋欽

爾雅釋詁曰欽敬也說文欠部欽欠兒於訓敬之義絕遠孫氏星衍尙書注疏於多方篇乃惟有夏之民以愷日欽剏荆夏邑立政篇帝欽罰之竝云欽與厥通而引爾雅厥興也之文爲說愚謂尙書所有欽字皆厥之段字也說文广部厥陳興服於廷也禮曰大人之器威敬古者有大事則陳興服於廷如顧命所記是也案朝之禮器先王之法物森然具在以此思敬敬可知矣故厥

有敬義也周書論法篇曰威儀悉備曰欽尙書堯典釋文引馬注曰威儀表備謂之欽然則古人所謂欽者皆謂其威儀之盛正從陳興服之義而引申之後世儒者但以主一無適爲敬則不足以知此矣詩常武篇旣敬旣戒鄭箋曰敬之言警也禮記文王世子篇所以警衆也鄭注曰警猶起也爾雅釋詁曰盛興也盛之爲興猶警之爲起矣虞夏商書所有欽字其義皆爲敬周書多方立政篇兩欽字則當訓爲興而要皆盛字之義所引申作欽者段字也段氏玉裁謂人氣不足則欠故有欽然如不足之義斯乃曲說或又疑爲領之段字領低頭

也有敬慎之意然許君引左傳迎於門者領之而已其義正與敬反安得以爲欽敬之本字乎

釋左右

說文左部左手相左助也从ナ工又部又手口相助也从又从口愚謂許君說此二字竝未得也左右對文其義亦當相配左从工而右从口則不倫矣今按左字从工乃从巨而省古人製字有從省之例如曾字从曾乃增之省聖字从壬乃廷之省測字从未乃味之省辟字辭字从辛乃臯之省𣎵其例也工部曰巨規巨也从工象手持之形工部所隸之字三巨也巧也式也巧从工

乃工巧之工式从工則从巨而省爾雅釋詁矩法也故式篆說解亦曰法也不然則式字从工何意乎左之从工與式同意也从巨省巨者所以爲方之器故从巨省猶从方也有字从口不从手口之口如石字說文作石而世傳秦刻石文作𠂔蓋二形相似其𠂔亂者多矣說文口部口回也象回𠂔之形古之製字者旣象回𠂔之形則其形必圓隸體始變而方之耳凡𠂔圍字圍繞字並當如此作今借圍守之圍爲之非其本字也右字从口正从其象回𠂔之形故从口猶从圓也夫天下之形方圓盡之矣大執方又執圓古人製字之意正如此傳

曰天道圓地道方君道圖臣道方古之聖人所以裁成
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不外乎此矣是
故左右二字之義其所包甚大也今右字旣誤从手口
之口而左字又不得其所以从工之意則二字皆失其
義矣

議篇

賓萌集四

德清俞樾

文廟祀典議

咸豐六年樾在河南學政任 奏請援蘧瑗之例以鄭
公孫僑從祀 文廟兩廡又請以孔子兄孟皮配享
崇聖祠 詔下禮部議皆如所請樾旋以人言去職跽
伏草野又經兵亂流離奔走靡有定居然念 文廟祀
典尙有宜增益者樾故官學政俎豆之事固所職也茲
雖放棄敢默而息乎謹私議之如左

一曰今所傳毛詩故訓傳者大毛公亨所爲也謹按陸
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曰毛詩者出自毛公徐整云子夏

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蒼子薛蒼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大毛公之詩其原出於子夏鄭康成本之而爲箋孔穎達因之而爲正義至今學者誦習謂之毛詩齊魯韓三家之詩皆不傳而毛詩獨行昔唐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衆於國胄自今有事大學並令配享若大毛公之故訓傳非所謂代用其書者歟徐堅初學記載大毛公之名曰亨是較高行子之徒傳其氏而不傳其

名首其迹之顯晦有殊矣乃 文廟從祀有小毛公其
而無大毛公享祀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原
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今祭小毛公而不及大毛公無
乃飲其委而忘其原歟非先河後海之誼也是宜增入
者一

一曰義理存乎訓詁訓詁存乎文字無文字是無訓詁
也無訓詁是無義理也然則文字所繫顧不重歟漢太
尉南閣祭酒許慎生東漢中葉去古稍遠餘儒或詭更
正文以耀於世慎學於賈逵從受古學著說文解字十
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攸篆文合以古

籀使學者得以考見六書之原因文字而通訓詁因訓詁而明義理厥功甚巨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凡古文舊說散失無傳者賴其書猶存什一鄭康成注禮嘗徵引及之鄭之於許年代未遠而其書已爲鄭所剽取慎又著春秋孔氏說及五經異義是其貫通經學著述非一而說文解字一書尤爲言小學者所宗士生今日而欲因文見道舍是奚由哉伏念我朝同文之治超踰前代家有許氏之書人習說文之學而春秋有事文廟慎不得與配享之列無乃闕歟是宜增入者二

孔忠移祀崇聖祠議

謹按家語孔忠字子蔑孔子兄子蓋卽孟皮之子也今從祀大成殿東廡其位在狄黑之下公西赤之上說苑載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同仕孔蔑卽孔忠也其賢固不若子賤然旣爲孔子兄子則子思子之從伯叔父也子思爲四配之一祭於殿上而孔忠祭於廡接之倫理有未順焉伏思顏路曾皙然孔子弟子宜從祀大成殿兩廡而今入崇聖祠者避其子顏子曾子也孔忠於子思固非父子然而禮曰兄弟之子猶子也竊謂孔忠宜移祀崇聖祠以安子思之神樾於咸豐六年奏

請以孟皮配享崇聖祠而未見及此因著其說俟後之君子焉

學校祀倉頡議

古者崇德報功凡有功德於民者必在祀典是故農則祭先嗇蠶則祭先蠶使民反本追遠不忘所自始也夫文字之興自倉頡始矣謹按許慎說文解字序曰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迹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久萬品以察蓋取諸夬是易結繩而爲書契皆倉頡之功慎又曰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承後後人所以識古然則倉頡之功不在嗇

與蠶之下矣鄭康成注周官隸師曰貉師祭也祭造朝
法者其神蓋蚩尤夫兵者凶器聖人所不得已而用者
也然既用其法則不得不報其功故雖以蚩尤之凶人
而亦祀典之所不廢况倉頡親爲黃帝史廋造書契以
利萬世者乎竊謂天下學校上自京師下至郡縣宜皆
建立倉頡祠祭孔子前一日祭以少牢以報其廋造文
字之功亦祀典之所不容已者也倉頡祠既立請定配
享之位衛恆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
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然諸書多言倉頡少言沮
誦意沮誦其倉頡之佐歟今定沮誦爲配享第一周宣

王時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是大篆所自始今定周太史籀爲配享第二秦始皇帝旣并天下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厯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嫪改大篆是小篆所自始李斯趙高其人均不當祀今定秦太史令胡毋敬爲配享第三秦下杜人程邈得臯幽繫雲陽增減大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爲御史名其書曰隸書是隸書所自始今定秦御史程邈爲配享第四配享旣定請定從祀之位自李斯作倉頡篇漢初學者以倉頡爰厯博學合爲三倉嗣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

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平帝時楊雄作訓纂篇至
後漢班固又續作十三章有太甲篇在昔篇和帝時郎
中賈魴又作滂喜篇而後之學者因以李斯趙高胡毋
敬所作爲上卷楊雄所作爲中卷賈魴所作爲下卷亦
謂之三倉凡此諸書今惟急就篇尙存餘竝倣佚然有
功小學許慎說文解字之書蓋本於此淵源所自不可
沒也竊謂自司馬相如至賈滂六人竝宜從祀倉頡祠
至許慎說文解字爲言小學者所祖俾學者因文字而
通訓詁因訓詁而通義理厥功甚巨當從祀 文廟故
不列於此若夫言書法者以羲獻爲聖言韻學者以周

沈爲宗實則破數字體變亂古音斯乃六藝之舉人八
體之巨蠹後之議者無僥入也

考定文字議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鄭康成曰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
曰名今世曰字夫文字之不正似于爲政無損而孔子
論政以此爲先且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推而極之至於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
足然則文字之所繫顧不重歟嬴秦氏興事不師古變
改籀文以從簡易周內史之職廢而所謂達書名於四
方者不可復見漢儒許慎于是有說文解字之作敘篆

文合以古籍古聖人初造書契之意其不盡泯滅者賴有此書之存而經典相承尙沿譌體類多苟且不合六書今宜考正文字專以許氏書爲準一日正字義夫古人制字皆有本義經典所用每多段借而許君解字必從其朔所以明字之本義也如逆爲送逆字而順逆字止當作市降爲升降字而降伏字止當作夆化爲教化字而變化字止當作匕氣爲氣廩字而雲氣字止當作气樹爲樹木字而樹立字止當作封漏爲漏刻字而穿漏字止當作漏假爲真假字而假借字止當作段湮爲湮沒字而湮塞字止當作聖微爲隱微字而微細字止

當作𡗗違爲違離字而違背字止當作韋懷爲懷思字而懷俠字止當作裏辯爲辯治字而辯訟字止當作辯垂爲邊垂字而下垂字止當作𡗗距爲雞距字而距止字止當作距鄙者五家爲鄙也而鄙嚮字止當作𡗗災者天火曰災也而災害字止當作𡗗𡗗者山陵之𡗗也而𡗗薄字止當作𡗗兩者二十四銖也而參兩字止當作兩溫者水名也而溫良字止當作𡗗蒙者艸名也而蒙覆字止當作蒙郭者齊之郭氏也而城郭字止當作𡗗章節者竹約也而符節字止當作𡗗捷者軍獲得也而捷連字止當作捷啓者教也而開啓字止當作𡗗𡗗者

擊也而敝始字止當作屮敝者襍肉也而分散字止當
作敝裂者繪餘也而分裂字止當作列備者慎也而具
備字止當作荀愛者行兒也而慈愛字止當作悉憂者
和之行也而憂愁字止當作惠稱者銓也而稱舉字止
當作再譟者擾也而呼譟字止當作燥私者禾也而公
私字止當作亼遂者亡也而遂意字止當作豕腥者星
見食豕肉令肉中生小息肉也而腥臭及腥熟字止當
作腥此皆增益之而失其本字者也又如旨爲甘旨字
而意旨字必當從心作惛散爲散細字而散伺字必當
從見作瞰須爲須眉字而須待字必當從立作𦣻各爲

災咎字而咎怨字必當從心作急卒爲隸卒字而生卒
字必當從歹作殍交爲交脛字而交會字必當從辵作
逌爲芻蕘字而芻豢字必當從牛作犒典爲典諱字
而典主字必當從支作𡗗美爲甘美字而美色字必當
從女作媼陳者國名也而陳列字必當從支作𡗗強者
蟲名也而勉強字必當從力作𡗗淨者魯北城門池名
也而潔淨字必當從靜作𡗗朱者赤心之木也而朱紫
字必當從糸作𡗗衰者艸雨衣也而衰減字必當從艸
作𡗗黨者不鮮也而朋黨字必當從手作攬父者芟艸
也而又治字必當從辟作𡗗率者捕鳥畢也而率先字

必當從彡作達渴者盡也而飢渴字必當從欠作渴蔑
者目無精也而輕蔑字必當從心作懷尤者異也而尤
悔字必當從言作詎史者束縛捽捽也而釜與字必當
從斗作𣎵弭者弓無緣也而弭止字必當從心作𢇛監
者臨下也而監視字必當從目作𥇑專者六寸薄又紡
車也而專壹字必當從女作嫫復者往來也而重復字
必當從彡作徇此滅消之而失其本字者也又若鬱鬱
字當作鬱鬱則森鬱字矣涼風字當作𩇑涼則涼薄字
矣烈風字當作𩇑烈則火烈字矣敷播字當作播播則
播種字矣保守字當作冢保則保養字矣扶疎字當作

扶扶則扶佐字矣期年字當作祺期則期會字矣偏枯
字當作偏偏則偏頗字矣嫫異字當作祿嫫則嫫姓字
矣接續字當作接接則交接字矣漸進字當作遡漸者
水名也蒿里字當作藁蒿者艸名也耕芸字當作耨或
作藝芸者艸名也懲艾字當作忤艾者艸名也觚稜字
當作枹觚者酒器也敷施字當作敝施者旗兒也昭穆
字當作昭昭者日明也柴望字當作紫紫者小木枚材
也遷移字當作迢移者禾相倚也兼該字當作咳該者
軍中約也渾厚字當作恇渾者混流聲也合登字當作
盞登者謹身有所承也煩亂字當作儼亂者治也龍法

字當作範範者輶也稍地字當作郇稍者出物有漸也
急暴字當作暴暴者晡也戮力字當作勦戮者殺也朔
望字當作望望者出外望其還也商賈字當作商商者
從外知內也藝嶽字當作藝藝者榮也沖虛字當作盅
沖者涌搖也披靡字當作披披者從旁持也格鬪字當
作格格者木長兒也微幸字當作微微者簡也俟待字
當作俟俟者大也詭譎字當作詭詭者責也抵觸字當
作牴牴者擠也混同字當作混混者豐流也袒裼字當
作但袒者衣縫解也攜貳字當作攜攜者提也又若容
爲容受非頌兒之頌周爲周密非矧徧之矧墳爲墳墓

非坊衍之坊殘爲殘殺非炳餘之炳原者水泉本也非平邈之邈昆者同也非鬻弟之鬻泉者不孝鳥也非嬰首之嬰豪者豕鬣也非勢疆之勢窪者清水也非窞下之窞序者東西牆也非次敘之敘暨者日頗見也非泉與之泉篤者馬行遲也非簣厚之簣蛉者蜻蛉也非螟蠕之蠕爪者乂也非又甲之又頒者大首也非發賦之叢及攸分之攸鮮者魚名也非新繻之繻及匙少之匙此其始皆由同音段借而積久相沿遂失其本字又若帥悅一字也杭抗一字也糠康一字也簋匱一字也呂嵩一字也或域一字也昔腊一字也咳孩一字也臚膚

一字也抱杼一字也冰凝一字也常裳一字也今則誤分之詞爲言詞而詞訟字當爲辭辭受字當爲辭讓爲責讓而推讓字當爲攘攘臂字當爲繞圍爲守圍而圍字當爲囹圄字當爲敵溺爲弱水而陷溺字當爲休便溺字當爲衆各有本義元非一字今則誤合之如此之類不可悉數夫段借爲六書之一必欲盡改經典以從許氏之書非通論也然至於操筆咏墨自爲文字則本字具在何不可書必舍本字而用段字又豈理乎所謂正字義者此也二曰正字體許氏說文兼收或體蓋其博采通人以成一家之書用力勤矣然每字先必

列正文次附或字許君所重固有在也今乃有以或體而廢正體者如繫或作祊祊行而繫廢矣靈或作靈靈行而靈廢矣芬或作芬芬行而芬廢矣蕙或作萱萱行而蕙廢矣薈或作薈行而薈廢矣藻或作藻藻行而藻廢矣延或作征征行而延廢矣迺或作迺迺行而迺廢矣衙或作衙衙行而衙廢矣鱣或作簾簾行而鱣廢矣詢或作訓訓行而詢廢矣對或作對對行而對廢矣酬或作釜釜行而酬廢矣鬻或作餌餌行而鬻廢矣鬻或作煮煮行而鬻廢矣玄或作肱肱行而玄廢矣雙或作護護行而雙廢矣龔或作龔龔行而龔廢矣

朽朽行而𠂔廢矣𠂔或作臆臆行而𠂔廢矣𠂔或作肢
肢行而𠂔廢矣𠂔或作𠂔𠂔行而𠂔廢矣𠂔或作𠂔𠂔
行而𠂔廢矣𠂔或作𠂔𠂔行而𠂔廢矣𠂔或作𠂔𠂔行
而𠂔廢矣𠂔或作𠂔𠂔行而𠂔廢矣𠂔或作𠂔𠂔行而
𠂔廢矣𠂔或作𠂔𠂔行而𠂔廢矣𠂔或作𠂔𠂔行而𠂔
廢矣𠂔或作𠂔𠂔行而𠂔廢矣𠂔或作𠂔𠂔行而𠂔廢
矣𠂔或作𠂔𠂔行而𠂔廢矣𠂔或作𠂔𠂔行而𠂔廢矣
𠂔或作𠂔𠂔行而𠂔廢矣𠂔或作𠂔𠂔行而𠂔廢矣𠂔
或作𠂔𠂔行而𠂔廢矣𠂔或作𠂔𠂔行而𠂔廢矣𠂔或
作𠂔𠂔行而𠂔廢矣𠂔或作𠂔𠂔行而𠂔廢矣𠂔或作

蝟蝟行而鬻廢矣謦或作麁麁行而謦廢矣怯或作怯
 怯行而怯廢矣怖或作怖怖行而怖廢矣漣或作浣浣
 行而漣廢矣鰓或作鰓鰓行而鰓廢矣鰓或作鯨鯨行
 而鰓廢矣賊或作賊賊行而賊廢矣摺或作抽抽行而
 摺廢矣綽或作綽綽行而綽廢矣緩或作緩緩行而緩
 廢矣蟻或作蚍蚍行而蟻廢矣螞或作螺螺行而螞廢
 矣蠹或作蚍蚍行而蠹廢矣鼯或作蛛蛛行而鼯廢矣
 疆或作疆疆行而疆廢矣処或作處處行而処廢矣覽
 或作尊尊行而覽廢矣鷗或作難難行而鷗廢矣犇或
 作羶羶行而犇廢矣羶或作焦焦行而羶廢矣它或作

蛇蛇行而它廢矣。𢇛或作𢇛。𢇛行而𢇛廢矣。𢇛或作𢇛。𢇛行而𢇛廢矣。夫許君旣收此字，則間一用之固無不可。乃承用旣久，至以正體爲僻字，廢而不用，大非許君雅意矣。又如肩，俗作肩，今用肩。而廢肩，鹽俗作𢇛，今用𢇛。而廢鹽，采俗作穗，今用穗。而廢采，枝俗作𢇛，今用𢇛。而廢枝，幫俗作𢇛，今用𢇛。而廢幫，歛俗作𢇛，今用𢇛。而廢歛，灘俗作灘，今用灘。而廢灘，則以俗體而廢正體，尤乖許君之旨。此雖說文所有者不可不正也。若乃許氏所載九千三百五十三文，今不盡用，而所用率多俗字，不合六書如童，增作𢇛。須增作𢇛。額增作額。壁增作壁。

番增作躡景增作影縣增作懸渾增作潮鉏增作鋤幪
 增作幪又增作釵算增作暮汧增作澣彼增作篠虛增
 作墟頻增作顰警增作謠鮭增作鯉糲增作糲費增作
 臚飭增作餐痞增作痼皆俗書誤增者也如蘊省作薑
 晦省作姆饌省作飮漢省作沃娛省作妖澤省作洳錫
 省作錫淩省作菱衛省作衛落省作苔酪省作岷焚省
 作焚侵省作侵得省作尋獵省作獮獵省作羆談省作
 唉皆俗書誤省者也它若鼯之爲鼯鼯之爲鼯胆之爲
 狙請之爲哺鑿之爲戩谿之爲溪鼯之爲蛙闌之爲續
 狀之爲紆役之爲滑佗之爲鮐雅之爲鴉警之爲嗟航

之爲航鉗之爲瓶儻之爲擔擗之爲髹剝之爲膝趨之
爲躁𡵚之爲拒綵之爲襍褻之爲脈髓之爲臍穴之爲
疾梭之爲般輓之爲挽捫之爲捫版之爲板嫻之爲慳
漱之爲諷闌之爲鑰則聲是而形非也鍾之爲鎚鞅之
爲鞋斷之爲齧鴨之爲鴨暝之爲眠鴛之爲鳶次之爲
涎嬰之爲婆陀之爲拖𡵚之爲𡵚控之爲撐拏之爲猗
嵒之爲崢嶸之爲嶮澂之爲澄曠之爲瞬瞿之爲蘋猗
之爲徇蹠之爲躡坂之爲汴瀉之爲潯檢之爲擒梃之
爲棒鞭之爲履礪之爲磨蠲之爲蟬則形是而聲非也
至於𡵚之爲巨輿之爲票牟之爲年界之爲昊竝之爲

並替之爲替晉之爲晉舜之爲舜桑之爲乘競之爲競
舜之爲舜鬼之爲鬼索之爲累雷之爲壺屑之爲屑衣
之爲赤莽之爲前則似是而實非又若黏之爲糊陞之
爲隳糴之爲鵬糴之爲埋姓之爲晴蔽之爲蒯涑之爲
磻擊之爲腕凭之爲憑藁之爲耄倭之爲媵頰之爲俯
鸞之爲炒塙之爲確膺之爲瘠則於正書絕遠形聲俱
異矣若夫壩之爲至歟之爲廼則本有形聲字而造爲
會意字曰之爲帛自之爲堆則本有象形字而造爲形
聲字凡此之類皆許君所謂詭更正文以耀於世者胥
史文書市井簿記承襲舛譌或無譏焉大正君子高文

典冊豈宜有是哉此說文所無者尤不可不正也所謂正字體者此也字義與字體皆考正文字所宜先好古之士儻有取乎是而更廣其所未備簪爲一書使學者有所依據視佩觿干祿諸書誼例尤精矣或於正名之道未始無補與

取士議

同治元年貴州貢生黎庶昌條陳時事有取士之法鄉會試仍分三場第一場試經義以詩書爲一科三禮大戴記爲一科三傳孝經爾雅爲一科四書爲一科第二場試子史論以周程張朱陸爲一科孫吳武經爲一科

管荀老莊爲一科董賈楊文中爲一科國語國策史記
前後漢書三國志爲一科晉書南北史隋唐五代宋遼
金元明諸史爲一科第三場試時務策爲一科詩一首
爲一科縣府學政試分四場第一場經義二道第二場
子史論二道第三場時務策二道第四場詩賦各一道
竊謂其法太涉煩重不可用也且其所定各科亦有未
盡得者如以三傳孝經爾雅爲一科此三者各自成學
非如三禮大戴可以并而一之也何得強爲牽合置之
一科又以管荀老莊爲一科老莊之書與聖人興趣雖
其書亦不容廢然著爲功令以之取士固不可也管子

書如侈靡等篇多脫文譌字心術等篇皆老莊之緒言
或後人偽託輕重等篇則陰謀譎計尤近狠鄙亦非可
以取士也又以周程張朱陸爲一科則卽今世所行性
理論而已不過竊陳腐之言駕空虛之說安足以見實
學乎當今之世誠欲罷去八股時文別求取士之法務
宜簡易使天下可以遵行不必過涉繁重轉致有空文
而無實際第一場試論語義二道孟子荀子義各一道
或謂荀子性惡篇與孟子相背不可竝列爲經然孔子
論性但曰性相近也初無善惡之說孟子言性善荀子
言性惡各有所見實則殊途而同歸故孟子曰人皆可

以爲堯舜荀子曰塗之人皆可以爲禹蓋荀子之意懼人之恃性而廢學故其書首篇卽爲勸學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因而學之又其次也天下之人中下居多然則荀子抑性而申學正所以爲教矣宋蘇軾謂荀子有桀紂性也堯舜僞也之說今備考荀子實無此文原書具在可以覆按所言皆近切要又多引古禮粹然儒者之言其王制篇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鼈鰥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長養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大畧

篇曰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導之也正名篇曰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王霸篇曰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皆與孟子之言不謀而合太史公以孟荀合傳實爲卓見考孟子一書本亦在諸子之中後升爲經今若升荀子爲經與孟子隴次論語之後竝立學官鄉會試首場卽用此一聖二賢之書出題取士允爲千古定論宋岳珂程史云元祐時詔閣試制論於九經正史孟荀并注出題

然則荀子書宋時固以出題矣至所試之文不得仍沿八股之體當如朱子所云通貫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以己意方爲合格第二場試經義五道仍如今制以易詩書春秋禮記出題大學中庸歸并在禮記中不必別出試文格式與第一場同第三場試史論三道史記漢書後漢書各一道此三史文詞古茂體例謹嚴爲後來諸史所不及且兩漢人材超越唐宋士子從事於此他日學問經濟亦必卓然可觀矣三史之外益以文選之學考舊唐書儒學傳曰江淮間爲文選學者本於曹憲而李善等繼之是唐時固有文選之學故唐人所作詩文

皆沈厚典雅無宋元空疎之弊今宜于第三場試史論
外更試詩一首以文選出題其所限官韻卽用本篇題
目中字士子不知出處不能押韻則不得不熟讀文選
矣夫以經史爲之根柢而又以選學佐之科場所得必
多華實竝茂之士數十年之後經術吏治自將駕唐宋
而上之矣小試亦宜仿鄉會之例量爲簡省然此亦非
可以旦夕期也夫以八股取士自明至今四百餘年一
且舍其舊而新是謀幾於不戒而視成矣故苟欲行此
則宜豫定章程布告天下以十年之後某科鄉試爲始
廢八股時文改從新制庶士子得先自砥礪以副上求

不然則董仲舒所謂不琢玉而求文采愚未見其有得也

仿造浮梅檻議

明人聞子將有西湖打船啟一篇極言湖居之不可無船誠設是言乎然其議欲知合十人人出萬錢以十萬錢造一舟十年之後人各一舟爲期太遼闊矣今者百物騰貴十萬錢恐未足成舟卽成舟亦不過如杜老所云恰受兩三人者耳未足容琴尊暢游覽也按厲樊榭湖船錄云黃貞父儀部用巨竹爲桴浮湖中編篷屋其上朱闌周遭設青幕障之行則揭焉支以小戟其下用

文木斲平若砥布于汨上中可容六七胡牀位置几席
觴豆旁及彝鼎饌洗茶鑪綦局之屬兩黃頭刺之而行
吳江周本音名之曰浮梅檻此事極新奇可喜前此未
有聞後亦無繼者果此制可行不較造船爲省乎考西
湖志儀部有浮梅檻記同時王在晉有浮梅檻賦湯臨
川有浮梅檻詩足見其傾倒一時矣又其子婦顧若璞
有同夫子坐浮梅檻詩是浮梅一檻不獨終此老之身
逍遙容與而已未始不耐久也惜貞父自記不詳載其
制今大略言之似亦不宜過大寬九尺長倍之或長二
丈足矣其下編筏須用巨竹徑二寸許者或兩層或三

層量所載之重輕以爲厚薄其上施版版或卽附著于
筏或于筏上施橫木以承之使版與筏相去一二寸以
防水之上溢此在營造時相度矣其上立六柱前後中
各二前柱至中柱設朱欄綠幕幕分上下兩半其上半
支以戕其下半捲置欄下遇風雨則上者下垂下者上
引兩半相合而維繫之中柱至後柱亦設朱欄綠幕幕
上下合一表裏兩層仿北方車幃之式置玻璃窗焉蓋
一筏之中前爲游覽之所於軒豁宜後爲休息之所於
嚴密宜中以簾幙隔之所陳設宜蘇州山塘竹器大約
不過榻一棹一茶几二杌子六多則難容也其上仍置

筏篷如船式至行筏宜以篙而湖中似於篙非宜或兩
人划一小舟在前以緯引之使坐筏上者但覺其平移
水面而不知所以行意趣更勝也此蓋以意枋爲之未
知與良父浮梅檻同異何如若夫踰事而增加隨宜而
施設固非此所能盡矣余嘗謂湖居有三要一築湖樓
二造湖船三製山輜而浪迹半生癡願莫遂今年主詩
話經精舍曾以擬問予將打船啟命題作者拘于原議
不能各抒所見近聞薛慰農觀察枋議造船因走筆成
此備好事者採擇昔黃儀部爲浮梅檻盡與其友吳德
聚謀之方今有吳君其人乎余日望之矣

二
歲
補
四